

他为世界创造了一个
感人肺腑的神话……

他为水稻低头，
全世界农科界向他低头……

袁隆平传

庄志霞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袁隆平传



庄志霞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隆平传/庄志霞著.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706-604-0

I. 袁… II. 庄… III. 袁隆平-传记 IV. K8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8992 号

策 划: 刘冬冠 刘丽娟
责任编辑: 刘丽娟 刘冬冠
封面设计: 李 廉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袁隆平传

著者: 庄志霞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 200336

网址: www.ydbook.com

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订: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960 1/16

字数: 304 千字

印张: 17 插页 1

印数: 1—5100

ISBN 978 - 7 - 80706 - 604 - 0/I · 177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 021 - 62347733 - 555



目 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民生多艰

..... 4

1. 湘西孤旅 / 4
2. 良友 / 8
3. 师道 / 13
4. 天然杂交稻 / 18
5. 饮食男女 / 22

第二章

寻花问蕊

..... 28

1. 终于有个家 / 28
2. 强健的男人和病态的雄花 / 37
3. 让我们告诉世界 / 47

第三章

大难不死

..... 52

1. 两个徒弟 / 52
2. “预备黑帮” / 57

3. “科研骗子”/70

第四章

山重水复 80

1. 可疑的“C系统”/80
2. “野败”，“野败”!/84
3. 只长草不长谷吗？/101
4. 最后的屏障/105
5. 真理之声/111

第五章

柳暗花明 116

1. 为官？为民？/116
2. 杂交水稻之父/121
3. 东方魔稻/127
4. 爱的重奏/139
5. 袁隆平思路/146
6. 载誉世界/149
7. “863”计划 101-1 专题组组长/155

第六章

老而弥坚 163

1. 光温之辨/163
2. 荣辱毁誉/166
3. 两系法成功/180
4. 投桃报李/184
5. 首席顾问/187

第七章

超级发挥 191

1. 超级稻，指日可待/191
2. 市场，前景看好/201

3. 合作,如虎添翼 / 207
4. 一系法,初现端倪 / 210

第八章

当代神农 216

1. 炎陵祭祖 / 216
2. “米菩萨” / 220
3. 谁来养活中国 / 223

第九章

袁隆平星 228

1. 声誉日隆 / 228
2. 像稻米一样普通 / 232

附录一

袁隆平年表 / 236 236

附录二

袁隆平与杂交水稻 (美)唐·帕尔伯格 / 249 249

附录三

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 袁隆平 / 253 253

附录四

主要参考文献 / 257 257

后 记

我眼中的袁隆平先生 / 258 258

引 言

公元 1946 年的一个夏夜,汉口博学中学的一名 15 岁初中生,因为白天跟随老师去参观了一所庄园,而在夜里梦见自己成了这所庄园的主人。

他尽情呼吸着庄园里清新自由的空气,像电影《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一样,在茂林修竹和田畴池榭间欢快地游逛,听黄鹂在远树间婉转欢歌,夏蝉在头顶叶丛中唧唧鸣叫;看眼前千顷良田稻浪翻滚,十里荷塘莲花争艳。他在左边瓜地里弯腰抱一只胖西瓜,右边梨树上伸手摘一只大酥梨。树阴下,落叶铺地,轻风送爽,天地间万缕清芬随风飘来,他咬一口西瓜,又咬一口酥梨,深深地陶醉在大自然的千般娇媚和万种风情之中。

忽然,有人来报:“小主人,不好啦!四方饥民都来抢割您的稻子啦!”

他却喜不自胜地挥舞着一片西瓜一蹦老高:“哈哈,好啊!让全世界的饥民都来割吧,我一个人哪里吃得了这么多东西呀!”……

后来,这个学生读完高中便去考了一所农业大学,他真的想一辈子在那自由、广阔而又富庶的山野田畴间无拘无束地当个摩登时代的五柳先生。不过,当他一梦醒来时,却发现不仅自己的美梦未圆,而且数万万中国人已全被卷入了一场天灾人祸酿成的特大饥荒。

于是,他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有了一个办法,使农民种出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大粗壮,稻穗像扫帚一样长,谷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他和他的科研助手们坐在稻阴底下乘凉,欢天喜地地庆贺这个世界将不再有饥饿……

再后来,这个美梦联翩的年轻人终于在他的中年盛期发明了杂交水稻。

他所发明的这种杂交水稻,比常规水稻平均增产 20% 以上。据统计,自 1976 年起到 2006 年止,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水稻达 56 亿多亩,增产粮食 5.2 亿多吨,创造经济效益 5 200 多亿元。目前全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达 2.4 亿亩左右,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 7 000 多万人口。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自从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扩张,致使我国耕地以每年 1 000 万亩的速度急剧减少,而粮食产量不仅没有减少,反增加了。这些新增的产量,基本上都是

杂交水稻的硕果,而且它的增产潜力还远远没有挖足。

更令人振奋的是,由他所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自从研究成功至今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世界上有多个资金和设备条件比中国优越得多的水稻专门研究机构,都在与他所率领的中国同行展开着激烈的竞争,但至今为止,还没有谁的研究成果超越中国。

由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创造并一直保持着这份领先世界的成果,不仅确保了我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而且是在耕地日见减少的情况下),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惠及了全世界。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90年统计,当年全世界水稻种植总面积为22.5亿亩,其中杂交稻2.2亿亩,约占总面积的10%,但产量却占了总产量的20%。如果将常规稻全部换种杂交稻,全世界水稻总产量可翻一番,能多养活10亿人口。中国的谷类作物,各项单产都比西方先进国家低,惟有杂交水稻的产量比世界各国都高。因而,尽管这种水稻还没有长到像高粱一样高大粗壮,但西方人却已把它惊呼成了“东方魔稻”。

可以说,除了杂交水稻之外,我国在现代科技领域里,暂时还找不出第二个连续领先世界30多年,而且还在继续领先着的科技项目。

这项足以称之为伟大的科技成果的创造发明者,就是本书的主人公——袁隆平。

由于袁隆平的巨大贡献,不仅国家授予了他至今为止惟一的一个特等发明奖,而且我国的亿万农民还有一句最为生动和朴实的评价,他们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邓小平送来了好政策,袁隆平送来了好种子。湖南郴州一农民甚至自费四五万元为他雕了一尊汉白玉石像,供在家里顶礼膜拜。

众多的国际同行和关心农业与粮食问题的各国有关学者以及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等等,更把袁隆平尊为“杂交水稻之父”,把长沙誉为杂交水稻的“麦加”,把杂交水稻在世界范围的推广普及称为继20世纪60年代世界水稻半矮秆化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甚至认为杂交水稻的发明是继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将是解决下世纪人类吃饭问题的一大法宝。各国政府有关要员和民间组织首领都把他延为上宾。某位国家元首以私人身份访华时,竟动情地说他连做梦都想见见袁隆平。联合国粮农组织聘请他为首席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和粮农组织,美、英、日等各国学术教育机构,以及民间基金组织,先后授予他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国际先驱科学家”等十几项荣誉称号,并颁予相应奖金。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对于这位身系国运之安危、民命之存亡的如此功勋卓著的当代中国科学家,不少中国人竟浑然不知,或知之不详。如果有人在报纸上登出一则问题征答:请问20世纪我国取得了哪些最值得国人骄傲的科技成果?那么,恐怕至少有八成的读者将可能会忘记回答杂交水稻。

其实,无论是从浅近意义上说,还是从深远的意义上看,对于中国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来说,杂交水稻的贡献都绝不会亚于两弹一星。就浅近的意义来说,粮食和尖

端武器一样,都是极具命脉性的战略资源;从深远的意义上看,核武库还有可能为未来不愿自我灭亡的人类所自动销毁,而粮食却将永远是人类的第一必须品。如果说没有核武器,中国就挺不直腰杆的话,那么,更可以说,没有粮食,中国根本就连站都站不起来。

的确,核武器可以以其毁灭人类的强大威胁力卫护着各有核国家的安全,而粮食则以其温柔的情怀滋养着整个人类的元气。这一对尖锐对立着的矛盾体,是任何一名国际战略家在制订他的行动计划时,都不能不通盘考虑的同等重大的要素。

而在中国,考虑粮食问题,就不能不考虑稻米生产。水稻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常年面积占全国粮食作物面积的30%,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40%;全国有60%以上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抓住水稻,就抓住了粮食生产的主要矛盾。而水稻的增产,靠的主要就是袁隆平所发明的水稻杂交优势利用工程技术。

总之,作为一个被饥荒折磨了几千年,而且至今仍在被人预期不久的将来将无法养活自己,甚至还将“连累整个世界”的缺粮国——中国的公民,如果说竟然连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的故事都不知道,那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遂决定写下这部不是神话的“绿色神话”。

第一章 民生多艰

1. 湘西孤旅

当公元1960年的春荒开始席卷中国大地的时节，在坐落于湘西黔阳县城安江镇东郊的湖南省安江农校的校园里，每到黄昏日落之际，便有一个孤独的身影，带着几丝惆怅，几分忧伤，默默地徘徊于学校大礼堂前后的数十株参天古樟之下。

由于国家经济困难，除了少部分吃“皇粮”的城镇学生仍留校学习之外，其余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已全被遣散回家。由是，这个占地数百亩的大校园便变得空落落的，一派沉寂，使这忧伤之人胸中平添了几分苍凉之感。

这所学校的所在地，原是湘西最为著名的一所古刹，名为圣觉寺。寺院建筑，早毁于民初兵火，但院内百余株记录着百世史际风云和人事兴替的苍苍古木得以幸免；大跃进伐树炼钢，院内古木再被人祸，但幸存者犹有数十焉。于是，成千上万羽鸦雀鸂鶒便得以结巢其上，比邻而居，早晚呼儿唤女，成群起落，漫天纷飞，使这所校园非常难得地保存下了一片古朴生动的亚热带山野风光。更有一条沅江，悠悠地在校园的后墙根长流不息，清澈的江水可浴可饮，叫人看一眼便不忍离去，必欲俯身引颈酥酥地拥她一把，甜甜地亲她几口而后快。雪峰山的余脉像一堵堵翠屏兀立对岸，群山倒影在清澈如镜的江水里，令来往船只不知是漂流在水中还是游移在山间。

大自然的造化是如此的神奇，然而此刻，他的情绪却已低落到了极点。每当苍茫的夜色降临大地之际，他举目凝望着最后一只归巢的白鹭，内心总要生出几分连这只有着温馨之家的鸂鶒都不如的天涯孤旅之感。

这条孤独忧郁的汉子，就是后来因发明杂交水稻而声名远播、享誉世界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不过，这时候他还很不起眼，只不过是这个偏远闭塞的中等农业专科学校的一名遗传育种学教师而已。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袁隆平祖籍江西德安县，1930年9月1日出生于北平。那时，他的父亲袁兴烈是平汉铁路的一名高级职员；母亲华静，江苏扬州人，是一所教会小学的英文教师。

良好的家境,使他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幸福的童年。而后,虽然八年抗战炮火连天,三年内战杀声撼地,他还是自由自在地一路欢唱着“三分好,三分好;不摸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的校园中游歌谣,完成了从小学直到高中的学业。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重庆考上了当地的相辉学院农学系,旋经所谓院系调整,又随原校系并入新成立的西南农学院继续学农。1953年,他从西南农学院毕业,服从分配,只身来到了这号称千古蛮荒之地的湘西黔阳地区,进入安江农校当了一名教师。



青年时代

1960年,正值他的而立之年。他来到这所学校也已七度春秋了。他本不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自小好奇好动任性贪玩,花果山水帘洞的齐天大圣就是他意象之中的人生楷模和他的现实性格的生动写照。小时候,他看见木匠钉钉时常把铁钉衔在嘴上,样子挺好玩的,便也学着嘴衔一颗铁钉在船舱里翻跟斗,却不料一骨碌竟把那铁钉吞进了肚里;为了救治他而打乱了全家人的旅程。他曾在日寇空袭之际,偷偷溜出防空洞,去观看日本飞机如何扫射投弹,把爷娘急出一身身冷汗。他还曾邀了弟弟一同逃学,跳进嘉陵江去搏风击浪。他住校读书时,每每放假都会把铺盖和生活用品弄丢,之后两手空空回家……他是一个最有能耐叫父母伤脑筋的孩子。尽管父母没少在他的后脑勺上“敲栗壳”,他却总是信马由缰,随心所欲。他就这样冒冒失失地长大起来,直到命运把他带到湘西,他还能和历届学生们不分长幼尊卑,玩个不亦乐乎。

然而,此刻,饥荒开始向全中国人发起了总攻,偏偏一名与之热恋达三年之久的姑娘又因为他政治上的“不求上进”,已决然离他而去,使他的身心蒙受了双重的创伤。一向性情乐观、旷达、豪放有如齐天大圣的他,变得沉默了。

又是一个落霞与孤鹜齐飞的黄昏时刻,他徘徊在被风霜岁月折磨得老皮斑驳的古樟树下,终于感悟到了人世间的百般愁苦。背倚着古樟,他慢慢收回了沉思的目光,提起心爱的小提琴,运起了长弓,一曲深沉忧郁的《沉思》曲,便从他的左手指间悠悠地流淌进了苍茫的夜色之中,仿佛在向世界倾诉他那悲苦的心声……

“袁老弟,你可别再自苦了!不就吹了一个恋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看,你这些天人都黑了瘦了,连拉出的琴声都满是忧郁。这可划不来。得,去我家吃点艾叶粑吧。今晚学校食堂里的稀饭照得出人影子,你准定够饿的了。”

说话的是和袁隆平同一教研室的曹延科老师。他是湖南本土人,比袁隆平早两年大学毕业来到这所农业学校。他中等身材,长得五官端正,慈眉善目,白白胖胖的,永远是一副心宽体胖的样子,于是同事们便都叫他“曹胖公”。曹胖公和袁隆平是无话不谈的密友。今日里,他爱人利用工余时间去野地里割了一篮艾叶,入水焯熟捣烂,拌上少许米粉捏成团团,再上笼一蒸,就成了这饥荒年头的一样美食。热心肠的曹胖公惦念着朋友,于是循着琴声找到了袁隆平,想请他去家里充充饥肠,解解烦恼。

“谢谢你,曹胖公。我确实是又饿又伤心,可我并不单是为我个人的事情。告诉你吧,今天我又在安江城边看到一具饿殍。我这已是第四回看到了。想到全国人民都在挨饿,而我们这些农业科技工作者却在这里一个个束手无策,我内心有愧,连今晚喝稀饭都觉得难以下咽,哪还有心思去吃你的艾叶粑呢?”袁隆平奏完一曲,垂手提了小提琴,没精打采地对曹胖公说。

“咦——人说你政治上不上进,见他妈的鬼去吧!你都忧国忧民至于如此,还要叫你上进到哪儿去?”曹胖公骂了一句粗话,接着说,“不过,袁老弟呀,你才看到四具饿殍,就这样忧伤,我都看过十具了,又能有什么法子呢?你可得想明白了,弄得全国人民都饿肚皮,这可不是我们农业科技人员的罪过。”

“那你说是谁的罪过呢?”袁隆平有心无心地随意追问了他一声。

曹胖公却即刻吓得脸皮都发了青,结结巴巴地说:“这,这,这……你袁老弟可别吓死我啦!你,你……怎么能这样问我,你是想叫我当个小彭,彭……德怀吗?”

1959年,毛主席刚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和斗争;现在是1960年,“反右”斗争的烈火尚余焰未熄,曹胖公深知这个问题的危险程度。

袁隆平这才意识到无意之间触及了敏感的政治问题,于是脸上泛起一丝苦笑,说:“看把你吓的!我并不真想要你回答这个问题,你也当不上彭德怀。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面对饥荒,应担当起一份什么样的责任。”

“那你说我们能担当什么责任呢?”曹胖公一脸茫然。

“你总该知道女娲补天的故事吧?太古洪荒时代,苍天裂了一个窟窿,洪峰自天而降,漫溢大地,吞噬民人。我们的祖宗女娲氏将五色之石炼为凝胶,终于把天上那个窟窿给补上了,从而拯救了大地,拯救了人类。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现在我们的天也裂了一个窟窿。虽说这个窟窿并不是我们捅出来的,但为了人类的生存,我们还是有责任设法去补救它呀。你说是不是?”

“袁老弟,看你平日里稀稀拉拉、疲疲塌塌的,党团组织你不沾边,政治学习你常溜号,揭批‘右派’反革命你更没兴趣,真没想到你竟有如此崇高宏伟的志向和抱负啊!可是,话说得回来,我们再想补天,也得首先自己能活下来,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劝你还是先跟我去摄取一点维持生命的热能吧。”曹胖公又把话题拉了回来。

“好吧,曹胖公,我这就算是被你说服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被你说服的,还是被咕咕乱叫的肚皮说服的。”袁隆平终于提着小提琴跟随曹胖公来到了曹家。

曹胖公家住的小平房低矮寒碜,狭小幽暗的厨房里,他的妻子李荷芬刚往灶膛里添了几小片劈柴。柴火哗哗叭叭地响着,锅里的小笼屉正嘶嘶地冒着蒸气。李荷芬听见外间的说话声,忙从厨房迎出来笑道:“哎呀呀,好你个‘油榨鬼’,鼻子真灵啊。我们家做了艾叶粑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怎么好意思来吃呢?”

曹胖公的妻子李荷芬是学校附近的黔阳县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长得端正清秀,性格泼辣,快人快语。1954年,本校体育老师李代举的夫人原曾想介绍她嫁给袁隆平。可是,到了约会这天晚上,袁隆平却担心自己缺乏经验,不知这正经八百的恋爱到底该怎样谈法,故而特请了个曹胖公去给自己当高参。谁知两下里见了面,那李荷芬见陪来的曹胖公穿得毛料笔挺、皮鞋铮亮,人又长得白净端正,言谈斯文有礼;而被介绍为正式对象的那个袁隆平,却黑皮寡瘦,谈吐生涩,衣着不整,一身散漫,像个“油榨鬼”似的。因而她一眼便瞧上了曹胖公,立时就跟个曹胖公谈得热火朝天,反倒把人正经介绍给她作对象的袁隆平撇在了一边。而本人也尚无对象的临时高参曹胖公,也就趁势而上,喧宾夺主,当仁不让。结果,李荷芬便嫁给了曹胖公。

对于曹胖公插足抢走了一个初识的对象,袁隆平倒一点也没在意。相反,他倒是觉得曹胖公这一脚委实插得太好玩了。要是没有曹胖公插足,他的这场由别人捏合的约会,恐怕无论结果如何,都未免会显得有点儿不够刺激。因为他觉得这种媒妁之言的婚恋方式未免过于呆板,而他却往往对于一切呆板无趣的东西都不感兴趣。他爱好新奇,追求悬念,崇尚自然,厌恶程式。他觉得,恋爱,顶好是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不期而遇,一见钟情,这才够味儿。所谓“天作之合”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而,他也就觉得曹胖公和李荷芬的喧宾夺主的婚恋,倒正好就是一种非程式化的、不合人为准则却最合乎自然天道的十分理想的“天作之合”。曹胖公和李荷芬打破呆板的程式,喧宾夺主,一见钟情,且终结秦晋之好,虽使他受到了一次冷落,却赋予了他一次新奇的经历,使他感到非常有趣;况且那时他年岁还不太大,对婚恋之事并不急迫,而不久之后,他又非常理想地不期而遇了一名湘西才女。因此,他和曹胖公两口子之间不仅毫无芥蒂,反而更加亲密无间。这会儿见李荷芬出来跟他开玩笑,他便也笑着“还击”说:“胖公嫂,你可莫给我耍贫嘴。你本来就该是我的老婆,结果你却跟曹胖公私奔了。你就是不赔个老婆给我,好歹也该拿出一半的情分来招待一下我吧?”

“她现在已经后悔嫁给我了。她常在家里说,‘人不可貌相,袁隆平这个人看起来像个油榨鬼,但相处久了,就能感到他的胸怀和学识都深广莫测,必非久居贫贱之人;哪像你曹胖公,整一个才学平庸的燕雀之辈!’可我叫她改嫁给你,她又说,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曹胖公也十分洒脱地打趣说。

“臭美了,你个曹胖公吧。你以为我真的甘愿蹲你的鸡窝狗窝吗?我是被你糟蹋得再也嫁不出去了,才不得不窝在你家的。亏你还说得出口要我改嫁,人家袁隆平会要你这样一个丑老婆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正所谓打是亲,骂是爱,李荷芬其实还是很爱曹胖公的。她虽然在大的方面改变了对袁隆平的看法,可并没有后悔嫁给

了曹胖公。因为她还知道,袁隆平的父亲抗战胜利后曾当过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官员,是一个“历史反革命”。要叫她跟着这么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儿子过一辈子,即使他再优秀,而且真的前程无量,她也会觉得那毕竟风险太大。她知道自己不是凤凰,所以不敢飞得太高。反复比较思量之下,她还是觉得宁愿跟平平庸庸的曹胖公一块儿结个小窝巢,衔几片干草枯叶和羽毛,窝成个温馨的小家家,再就近啄几只小虫虫,和美美地过一辈子更稳当。

“哎——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我曹延科娶了你李荷芬就是做了一件很对不起咱袁老弟的事啊。好在袁老弟原本就对你没什么兴趣,否则,我就终生负罪了。现在咱袁老弟可是被一个由他自己相中并动了真情,还公开确定了关系的恋人抛弃了,咱可不能袖手不管!李荷芬,你们厂里女工多,你睁大眼睛仔细挑挑,挑一个最年轻貌美、温柔多情的,给咱袁老弟介绍介绍,要是谈成了,也不枉咱多年的朋友交情。你可得给我记牢了!”曹胖公说着说着就讲起真话来了,倒弄得袁隆平不禁为之动容。

于是,袁隆平也真诚地说:“得,曹胖公,你们两口子这么仗义,倒真叫我感动不已了。老实说,我是最不乐意接受别人介绍对象的,但看来现实已使我不得不收起个人生活上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风帆了。我都30岁了,家庭出身又不好,在这天高皇帝远的湘西没有一个亲人。从今往后,看来是不能不接受朋友们的真诚帮助了……”

“哎呀,光顾了说话,可别把我的艾叶粑烧焦了。”李荷芬突然惊叫一声,急忙转身跑进厨房。旋即,便听得她在里面说:“哦——谢天谢地,锅都快烧红了,还没起火。曹胖公,还不快来把艾叶粑端出去让你袁老弟尝尝?”

于是,曹胖公进厨房端出艾叶粑。李荷芬跟着拿出三个粗瓷大碗,倒上三碗白开水。三个人同时举起大碗。曹胖公夫妇笑着对袁隆平说:“为袁老弟早日结束单身汉生活,干杯!”

袁隆平也把手中的大碗一扬说:“为世界早日告别饥荒,干杯!”

2. 良友

眨眼一年过去了,这是1961年清明时节湘西难得的一个艳阳天,和煦的阳光普照着翠绿的山野。沅水仍是那样子绿里泛蓝,汨汨流淌。连安江农校校园里的一株株古树也照常伸展出一树树鹅黄的新叶。大自然生机依旧,并没有见出什么赤地千里的天灾景象。然而,与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很不谐调的是,山上正在急速地拱起一座座新坟;从住人的村庄通往住鬼的坟山的风尘小道上,披麻戴孝的人群还在东一拨、西一拨,不断地把饿死的亲人送往想象之中的极乐世界,而仍然饥寒交迫、病病歪歪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他们自己,却哀哭之声动地,令人肝肠寸断(20年之后,人们才

敢正视这个事实——中国在此番饥荒中饿死的人成千上万计)。

突然,从安江农校的古树丛中,“砰、砰”地响起一阵枪声,十几只灰鹤随着枪声从树枝上“噗噗”栽落地面,惊起一片哀鸿,仓皇蹿向高空,遥瞰着落难的同胞,凄厉地悲鸣着绕树三匝,而后远远地飞去。

“他妈的,又有人打鸟了!照这样打下去,鸟都要被打绝了。一只鸟一生能吃掉多少害虫?李老兄,你是这方面的专家,知道得很清楚。看来,我们真该去教训教训那些刽子手!”正在学校后园里侍弄秧苗的袁隆平忍不住直起腰来,抬头望了一眼四散飞蹿的鸟鹊,对正在一旁侍弄果树的同事李国文愤愤地说。

“唉——袁隆平,你这个人说起来也真够有意思的!别人看见我这个‘右派’都像躲避瘟神一样不敢挨边,你却不管是人前人后,还一直叫着我‘李老兄’,每每弄得我受宠若惊。可是,要说你爱护‘李老兄’吧,你又老是懵里懵气专门给老兄我招灾惹祸!大前年你邀我写了一张校长的大字报,弄得我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去年,我出版一本《农作物防虫》的小书得了500块钱稿费,你又怂恿我去买只10管超短波收音机。好在我没敢听你的馊主意,要不,人家说我偷听敌台广播,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现在,你又要我同你去教训那些打鸟的人。你就不想想,如今人们都饿疯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土里长的,见到能吃的就是命根子,你去制止人家打鸟,不等于去剥夺人家的命根子吗?弄火了,人家不一枪崩了你才怪!”饱受政治磨难的李国文把个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

李国文是和袁隆平同一教研室的植物保护学教师。1957年大鸣大放时,有位先生邀袁隆平一块写校长的大字报。袁隆平觉得人少了不够好玩,又邀了李国文和另一名同事,四个人一起联名写了一张题为《魏公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的方式方法》的大字报,批评当时的校长魏泽颖对干部“不一碗水端平”云云。结果为首的那位先生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袁隆平也被点名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而李国文则被打成了“右派”。

当时,李国文就曾挺不服气地找魏校长说:“我参加写大字报是袁隆平邀的,为什么不打袁隆平的‘右派’而打了我?”没想到魏校长却说:“袁隆平自由散漫,但是他思想单纯,不工于心计,在政治上也没有野心,并不反动;你们天天喊要求上进,争取入党,可是,背后却与党不一条心。”

“可是,您不也批判袁隆平走白专道路吗?”李国文悄声争辩说。

“批判是批判,但党还需要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你就应该向他学习。”魏校长最后说,“只要你专心攻业务,有知识为党所用,党还会赏识你的。”

于是,李国文一边偷偷向袁隆平报告这一惊人的信息,一边就真的向袁隆平学习,再也不追求政治上进,一心走“白专道路”,并率先写出了一部专业著作。而当时“右派”分子一般都没有著作署名权,但魏校长却很爽快就批准了他个人署名出版著作,而且出版社寄来稿费学校一分不扣,全数归了作者个人。最近还有传闻,说因为

他为学校争了光,校党委正准备第一个为他摘除“右派”帽子。

这件事不仅使李国文大长了见识,而且更使袁隆平得到了一个重大的启示。他当初也曾因为自己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风暴,最终竟没被打成“右派”而感到大惑不解,直到听了李国文的惊人报告,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政治上的“不求上进”,一方面使许多人误以为自己胸无大志、气短窝囊,形象上未免要受点儿损害;但另一方面,它却使自己避免了卷入那些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暗中算计、设阱下绊的人事纠葛;而自己的心直口快、乱说乱动的猴儿性格,也恰恰足以使人感到他这人思想单纯、胸无城府、心不藏事、不足为虑,从而使自己成了一个对谁都不构成威胁、不存在危险、不发生利害冲突的大好人;反过来,也就很好地保护了自己。

而同时,他也就发现了,有些领导其实还是很宽容的。只要你没有政治野心,你就是一心攻专业,他们内心里也并不忌讳,因为他们知道,纯粹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也是有用的。他们除了不许别人反对他的领导、觊觎他的权力之外,对许多工作上的意见和建议还是能大度容纳的。因此,他也就知道了,自己在政治上其实是安全的,因为他并不反对任何领导。既然领导容许甚至相当支持自己所进行的大有益于人民的专业研究,那你还去反对他做什么呢?

这真是一个多么重大的发现!他不禁为之感到惊喜无比——哈哈,我就是要做这样一个人,自由散漫,但不反对领导;与世无争,但不缄默;看似窝囊,但志在补天!

心志已定,就连他那政治上力求上进的恋人屡屡催逼他“靠拢组织”,以致最后失去了她,他也不为自己顽强地坚持了自己一贯的处世态度和做人准则而后悔。

而他和李国文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就这样得以一路延续了下来。李也不再怨恨他邀写校长大字报而使自己当了“右派”,他也不因李去校长面前挤兑过自己而责怪李。他们彼此都是光明磊落的,一切都是天成自然。那年月,一般“右派”分子见人都得矮三分,但李国文惟独在袁隆平面前敢于平起平坐,放胆直言;反过来说,一般人在“右派”分子面前都可以倨傲三分,而袁隆平却对谁都是一样的不卑不亢。因而,此刻,当李国文据实证明打鸟之事绝不可管之际,他也就很快冷静下来,想了一想说:“是啊,如今连人命都难保,哪里还保得住鸟命?”

“就是呀!所以我说,你还是抓紧搞你的作物增产试验吧。等将来人们都有了吃的,你再叫他别打鸟,他就可能听得进你的教诲了。”李国文思维严谨,说话很有逻辑,他见袁隆平点头称是,便接着说,“去年你那试验就很成功嘛,连魏校长都说你为学校争了光呢!”

李国文说的是袁隆平去年搞的一项无性杂交实验。自从去年吃过曹胖公家的艾叶粑后,袁隆平便开始了一项异想天开的试验。他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试图培育出一种上面长西红柿,下面长马铃薯的新作物,做到一种两收,大幅度地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并变马铃薯的种薯繁殖为种子繁殖,把大量种薯转作粮食。他还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试图把月光花的优良抗性、耐瘠性和高光合效率转移到红薯上,促进

红薯增产,并使月光花的种子变成红薯种子,使红薯也能用种子繁殖。这样,每户农民每年又可以把上百斤的种薯转用作粮食。关键时刻,光利用这两项变种,就可以救活多少人命啊?

由于月光花只能在短光照下才能结子,与红薯的生育期不完全同步,他还不惜把自己的被单和床单扯下来,用墨汁涂黑,给试验作物遮光,弄得人们怜惜不已,齐说他真是败家子。

结果他当年嫁接的作物却全都喜获“成功”——他在同一株植物的枝上收获了西红柿,根下收获了马铃薯;地上收获了“红薯”种子,地下收获了重达27斤的“红薯王”。这条新闻顿时轰动了全校、全地区,乃至全省。各级领导大加赞赏,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当年,他就被举荐参加了在湖南召开的全国农民育种家现场会议。结果大家又都说袁隆平撕条被单作实验真不失为吃小亏占大便宜,还算划得来。

只有袁隆平心里在暗暗叫苦——他的试验还才进行了一半,他想要得到的是一批能够投入大田生产的变性作物品种,而不是试验园地里增产的几斤红薯、几颗土豆和番茄。是否真的成功,还要看收获的种子能否把试验作物当年所呈现的双重性状稳定地遗传给下一代。否则,它在生产上便毫无意义,因为任何一名生产者都不可能年年去给大田中的每一棵红薯或土豆秧苗进行嫁接,那将会得不偿失。现在最终结果尚未可知,就贸然宣布“成功”,如果下一年种子不能实现所设想的遗传效应,岂不令人笑话?因而,各级领导的表扬不仅不能给他带来丝毫喜悦,反倒使他深深地陷入了尴尬之境。

他曾试图向领导作些解释,但总是刚一开口就被领导打断。领导的秘书们向他



1953年在西南农学院毕业分配时与同学合影(后排左四为袁隆平)